

《礼记·大学》

《礼记》系汉代儒生编辑所成。初，汉河间献王刘德（171 BC-130 BC）得《礼记》百三十一篇。后刘向（77 BC-6 BC）整理典籍，得河间献王之《礼记》存百三十篇，另外搜集八十篇资料，共二百四十篇。汉元帝时（43 BC-33 BC），戴德（?-?）整理刘向所传之《礼记》，去除重复，有大戴《礼记》八十五篇。戴德之侄戴圣（?-?）复删大戴之书，有今传《礼记》四十九篇。可见，《礼记》为编纂之书，其中资料来源驳杂，考其时代，不早于战国末期。其内容杂乱，有理论意义者，以《大学》《中庸》为主。本篇论《大学》之旨。

《大学》之主旨，在于建立一套理论，说明政治生活完全决定于道德，进而将政治视为德性之延伸。其文似论“治国”“平天下”，实未能触及政治理论。此外，《大学》论道德，紧扣道德之实践，于其根源则全无所见。

1 本末

《大学》开篇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盖《大学》之目的在于“至善”，此一境界包括“明明德”和“亲民”两个方面。前者系个人德性，后者则为政治生活。

由此，如何达到至善之境界？此一实践问题之理论始于“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下文又强调“本末”之重要性，谓：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盖本末之分决定实践的顺序。德性实践的各个阶段必须按照顺序逐个进行，其中在前者为本，在后者为末。倘本尚未完成，则末便无从谈起。故区分本末为实践之先决条件，即为“知之至”。

基于本末之分，《大学》提出由本至末的八个实践阶段，即“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修身以前皆是成德功夫，齐家之后则涉及政治生活，为德性之延伸。各个阶段本应各有其目的或完成，以“止”字标明。但今传《大学》并未点出全部八个阶段之目的，而是仅就部分阶段进行论述。

25 2 八条目

26 《大学》对格物、至知两条目并未做进一步论述。但就字面意义而言，格物似表一种经验主义认知论。
27 而前文有“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之语，可据此将至知解为知本末之分。倘仿《大学》之句式，可总结
28 为：格物致知，止于本末之辨。

29 《大学》论诚意，云：

30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
31 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
32 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
33 必诚其意。

34 诚意之旨在于意志和行为之统一。善行皆为个人意志之体现，与外在条件无关。人之所以要行善，是
35 由于自觉心之要求，而非外在条件所致。人前积德行善，人后恣意妄为，是小人也。此说实持孟子之理论
36 立场，以为德性之根源在于人之自觉。若欲行善，只需遵循道德自觉，无需假于外物，即“毋自欺”也。

37 《大学》论正心，云：

38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
39 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40 所谓“正心”，即为不受情绪冲动之影响。即避免因情绪冲动破坏是非标准。

41 论修身，云：

42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43 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
44 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45 此谓避免因私情破坏是非标准。

46 《大学》论“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系将政治生活视为个人德性之延伸或附庸，其要旨不过谓个人德
47 性若可为一家、一国或者天下之表率，则众人相从，一切政治秩序皆可成立。日后儒者言政治，多大谈“圣
48 君贤相”之理想人格，不注目于社会制度，即是此意。